陰曆丁卯年三月初九日　世界畫報　華民國十六年四月十日

本期要目

（一）畫家比沙羅畫像
（二）村婚（彫刻家[illegible]馬典列作）
（三）鱷魚（彫刻家魯馬作）
（四）法國西風景（畫家安得拉作）
（五）幽禁之婦女（畫家馬帝斯作）
（六）少女（彫刻家搾史畢荷作）
（七）被法庭通緝之蘇佩秋
（八）北京女青年會
（九）翁同龢扇面
（十）王瑤卿程艷秋等字畫
（十一）靳雲鶚
（十二）胡塗惢女作（鳳眠）

報價

【世界日報】每份零售大洋三分　每月連世界畫報共售大洋九角　半年大洋四元五角　全年大洋八元　向本館直接訂閱者特別優待每月只收大洋八角

【世界晚報】每份零售銅元六枚　每月大洋四角五分　半年大洋二元五角　全年大洋四元

【世界畫報】每份零售大洋三分　長期概不預定

三份報合訂價目　以上三報，如向本社直接合訂，每月只共收大洋一元二角（半年六元八角全年十三元）外埠除歐美外，另加郵費三角二分

第八十一號

Miss and Mrs

趙演

在我們這貧瘠國度裏，男子拚命地壓迫女子，而女子綿羊似的服從着，這現象，我以爲是用不着駭怪的，保守派的熱心衛體，中庸主義者之讚美古聖先賢，以及這少式的青年們的搖擺，這等等，够了，女子便可以不呻吟地安睡着。

接着，女子解放的呼聲聒噪地起來了。

作文章，打電報，請願，講演，社交公開，男女同學……女士們便哭着，喊着，奔跳着，男女士們更其利害地帮忙着。尊重女子人格呀，男女平等呀，女子自由呀，去掉她們的鐐銬呀，青年們也就閙得很可以了。

於是，女子，解放！。

然而，他們並不曾很爬起，即刻便又倒了下去了。舊的鐐銬雖說已經解放掉了，然而在他們的周圍，同樣又加上了新式的束縛。

所以，即使到現在，她們何嘗走了一步。而且又已經倒在地下了。在高底的皮鞋，頭髮的研究，以及衣飾的討論等等，當然是負責重大的責任的。

然而，還有更深的壓迫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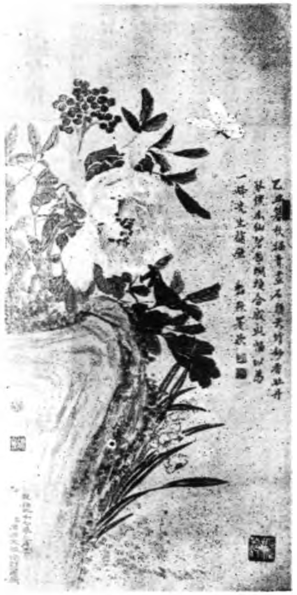
讀者諸君有曾經聽過撲克的笑話麼？我以爲其中便有很沉重的意味含着。撲克牌上的四樣花頭，在形像上代表四件東西，一是「心」，二是「戒指上的鑽石」，三是「敲擊的棒子」，四是「鏟子」。

（未完，接第四版）

被法庭通緝之蘇佩秋

哄傳一時之命案主浩吉沙案，與鼎鼎大名之蘇佩秋。亦案中關係人之一（金）族人在法庭控告後，蘇與[illegible]潛往天津。現該案尚在究訊之中。上爲蘇與某總長反目後所攝，下爲去夏在京攝影

王瑤卿程艷秋等五名伶作品



上幅爲王瑤卿畫石頭天竹。姜妙香牡丹。王琴儂水仙。金碧豔蝴蝶。程豔秋題款。（劉一峯藏。）

世界日報副刊

合訂本

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卷

均已出版

每册實售大洋二角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二分如郵票代洋照數九折

總發行所　世界日報社
分售處　北新書局　京內外各大書坊

本報徵求各種照片

本報徵求各種照片，辦法如下：「一」凡以各種時事照片，或非時事，而富有興趣者見寄，一律歡迎。「二」酬報每件自二角至五元「三」凡欲索還原件者，須附郵票，[illegible]登否，一律寄還。「四」凡已見他報者，請勿再寄，若要出[illegible]經本報發現爲已見他報者，所有酬資即行停發。

北京女青年會

（一）

（二）

（三）

右下三圖。爲北京女青年會攝影（一）家庭遊戲班（二）女宿舍內之客人。（三）女會員在京西石景山惠濟寺消夏時攝影。

（上文接第一版Miss and Mrs）

若依這一二三四的次序排列着，便可以做出一個夫妻笑話來。在戀愛的開端，任何男子沒有不把女子當做天仙似的，尊貴得了不得，「心愛的人兒呀」，女子便成了男子的心」。訂婚了，戒指加在女子指頭上，女子便成了男子的金鋼鑽的寶物。然而當女子變成「妻子」的時候，情形便不同了，棒子可以敲在女子頭上，先前心愛的天仙此刻便成沒氣的對象。再進一步，則鏟子便送了她的終。

中國現在女子的命運，便是這個樣子被決定了的。所以：她們並不曾很爬起，便又即刻倒了下去。舊的鐐銬雖說已經解放掉了，然而，在她們的周圍，同樣又加上了新式的束縛。

這其間，令我很慨然的，就是現在所謂解放的男子對于女子的態度，而女子解放的命運，也就在這淺薄醜陋的肉慾者之下漸漸地磨去了春的光。

是的，諸君走進了社交的男女羣中，你將發現女子的鐐銬確實是去掉了的，他們之間的大說大笑，也就在你的微笑的面上引起樂觀的意感，並且可以使你點頭。

然而，你且去看一看他們的結婚罷！從前所謂解放的女子，便都成了莫泊三的「一生」裏面的女主人公，弗羅伯爾在「勃懷麗夫人」作品裏所描寫的愛瑪（Emma）。在這兩部作品裏面的兩位女主人公，都是綺認有爲的妙齡女子，在青春時代曾有些美好的高尚的戀愛理想，希望和他們的郎君共同培養保護熱烈的愛苗來創造偉大的前途。誰知一到結婚之後，乃發見所愛戀的理想男子都是淺薄醜陋的肉慾漢，因此，或是憔悴終身，或是陷於墮落的淵藪，斷送她們的命運。

我想，現在所謂解放的男子，對于他們的妻子不是都給她們一種失望的束縛麼？

我親眼看見，當她們做Miss的時代，所謂的新青年，誰不曾把她們當作心愛的人兒看待的？愛人呀，吾愛呀，……一以其它麻醉的名詞可以叫通——你的鼓勵；而且，金鋼鑽的戒指接着就加在了miss們的手指上。攻嘛，熱烈極了，她們顛倒或行動上有些微意旨的表現，他們即刻可以把她們所想的東西放在她們面前：「愛人呀！爲愛人犧牲，是多麼有價值的一件事呵」！這些話都可以使你相信。

結婚了。棒子便加她們的頭上，鏟子送終了她們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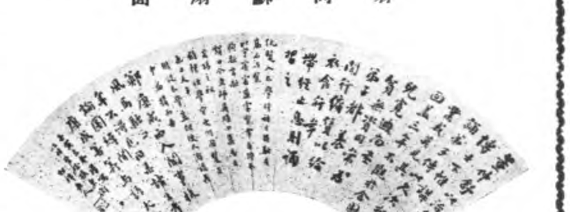
一進Miss時候的門檻，她們就是這樣完了。男子的無聊，醜陋，橫暴，淺薄，壓迫，平凡，呆笨，腐敗，囚樣，撒謊，愚蠢，……都在，這其間沒一無道！

於是，女子們終于再帶上了新式的鐐銬！

男子對於女子若仍然把她們分別地看做miss和mrs，而不把老樣毀滅掉，我想，中國便仍然是個古國給男子們把持着。

一九二七，三

翁同龢扇面



上爲翁松禪相國得意之作。遒勁秀朗，於不經意中彌見神采。翁初白君藏，周振勇君攝贈。

退守豫南之靳雲鶚

靳雲鶚字薦青。山東濟寧人。武備學堂畢業。由偏裨游升第十四師師長。民十三。吳佩孚失敗後。靳退居雞公山。吳氏再起。靳任第一路總司令。最近抗拒奉軍入豫。戰敗退守豫南。

Paulemile. Pissaro畫家比沙羅的肖像

胡塗處女作

胡塗畫會係藝專一部份學生組織的。其宗旨在「創造新藝術，打破一切傳統的畫風與畫派」。上月該會在藝專大禮堂開第一次作品展覽會，其中不少佳作。本刊下期擬擇優登載數幅。下面一篇文字係該會會員鈞初君所作。

（鳳眠）

我相信，如果內部的燃燒到了不可遏止的時候必須把它表現出來才痛快，不管工具的好壞，也不管所感對象是美是醜是道德是不道德以至于所表現的要得要不得：只要它是眞情的表現能使別人也感受一樣的刺激，那便是藝術品。是的，工具須得與內部的情緒調和；不調和，怎麼樣呢，只要它表現的眞誠——絲毫不是僞造；即令調出稚氣，軟弱來，我覺得也有趣——那更足以見他的天眞。破題兒展覽，像鏡子一般的把自已的毛病——也許有點好處，清晰的射出來。

仝塲的作品，有一個統一的調子——沉悶，唉，也無可奈何，是環境給我們的印象。現在，寒是消過了，這春天，灰色的霧在天空彌漫着，枯了的草染着血蹟，再也不發芽，天氣鎮是陰陰欲雨的樣子，你想明媚的春光！……

莫宗回到鄉下去，有「農家」「牧童」諸作，來給我們帶來一些鄉土味，但是故鄉眞是太平景象嗎，那「潛逃」一幅，色調是那麼蒼涼，表出難民昏黃出逃的情景，後邊還跟着一個狗，眞令我凄然了。

以休遊山海關，有「所懷」之作，用筆結搆，很自然的把雄偉的意境寫出來，在陵室裏會感到沉暗——「微光」，困倦的小丫頭，能給他一種苦的感觸——「稚」，他的思想，的確大變了。

在寒假中我把我的煩惱陸續寄給振鵬，他最後的答覆，便是「我友鈞初之苦悶」一幅畫了，當他畫時，調色是那樣有勁，用筆是那樣飛舞，我有時簡直忘却了自己是模特兒猛然的跑在畫架前呆呆的看起來。他在街頭的速寫，充滿着創作的意味，「寒巷」「薄光」在藝術上已有了相當的評價。

* * * * * * *

「藝術是創造」，我以爲不但內心的思想，情緒，須要新創造，並且怎麼苦苦的想出自已的一種新方法來把自己的靈感盡致的發洩出來，那更爲要緊。「征衣」表現戰爭的殘忍，「宣誓」表現被壓迫者之激昂，「拂曉」「自畫像」是我苦求追思的工具初試。

「創造新藝術」是我們共同的目標；但是怎樣去發展個性，擺脫他人的畫風，更我們今後努力的要件了。

—一九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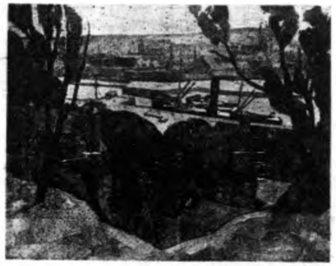
鱷魚

係雕刻家魯馬Remar所作。他和大彫刻家彭氏Pompon係很親切的朋友，因此他的作風受彭氏的影響很大，在巴黎各展覽會塲中獸類彫刻家裏，算是很有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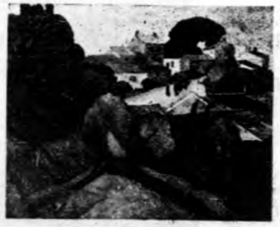
村婦

右係法國著名雕刻家馬典列Martinei新近所作。（世界畫報第五十七期第六十二期介紹過）我們接到他最近的來信知道他很想到他在陵室裏會感中國來盡力彫刻一方面的事業，可惜現在中國這種社會狀況之下歐洲眞實的作家，深恐因環境的關係不能展其偉大的天才。

法蘭西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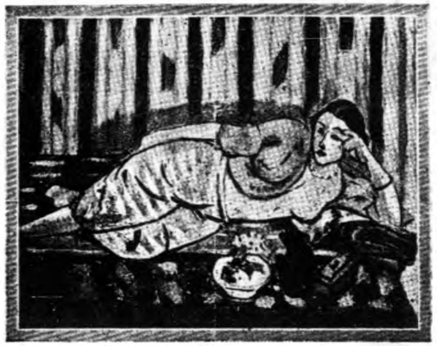
係著名畫家安得拉Antral所作。安氏生法國Ghalons-Lus-Marne，少年時代在巴黎國立美術學校研究得很久。他的作風多含着堅强獨立之意味，色彩則極其熱烈鮮明。在巴黎各展覽會中，是能獨創一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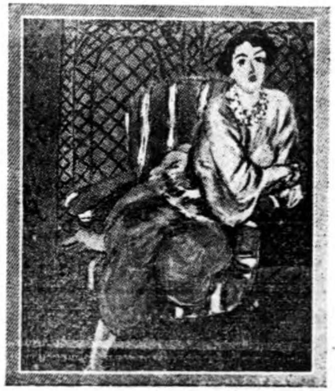
萊打

萊打Leda（希臘神話的故事）

幽禁之婦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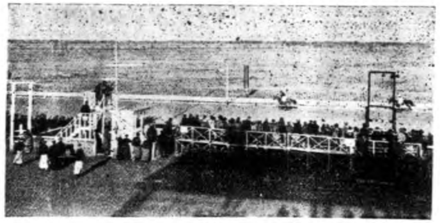
係世界大畫家馬帝斯Matisse最近在巴黎獨立展覽會之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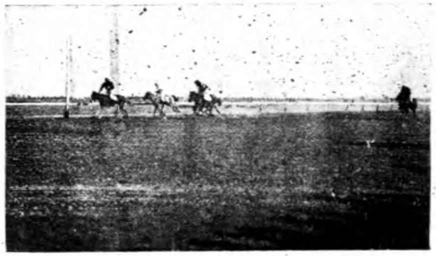


少女

係世界大彫刻家推佗畢荷Despjan所作

南苑春季賽馬攝影（一）



南苑春季賽馬攝影（二）